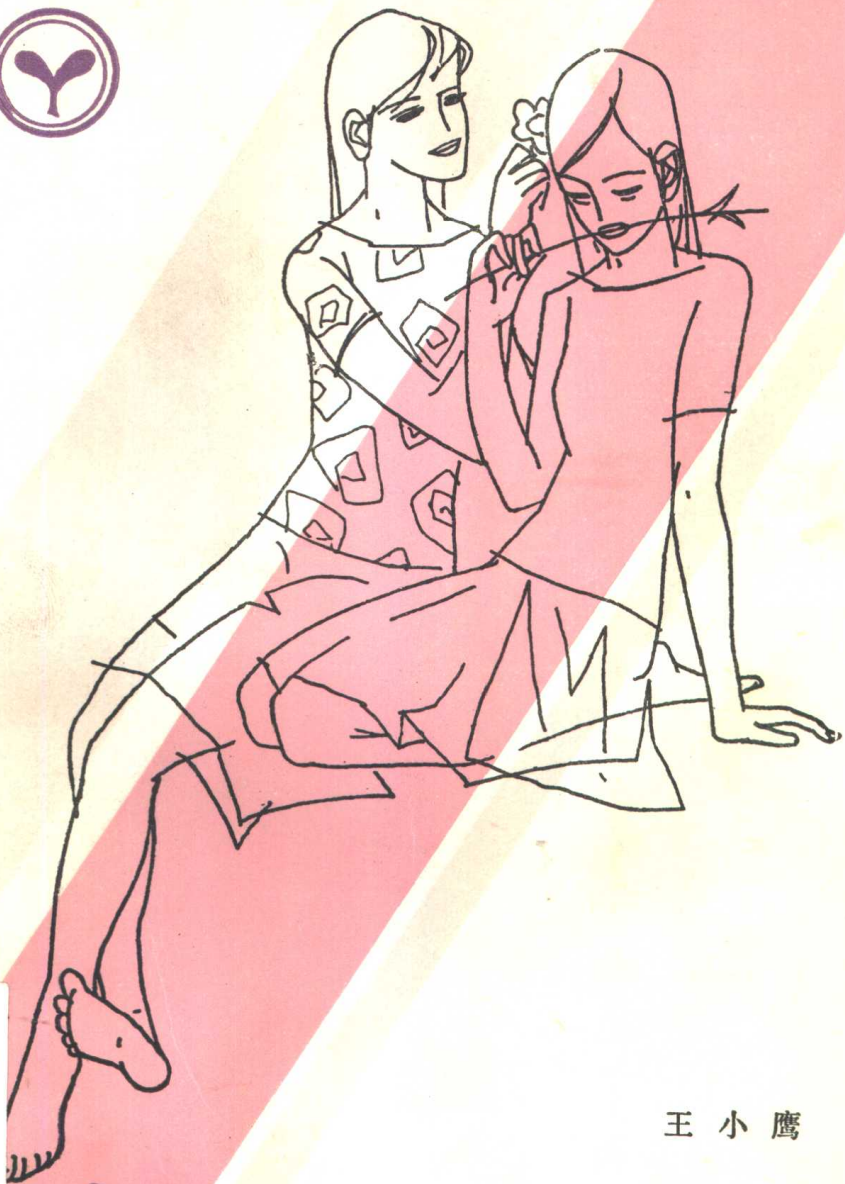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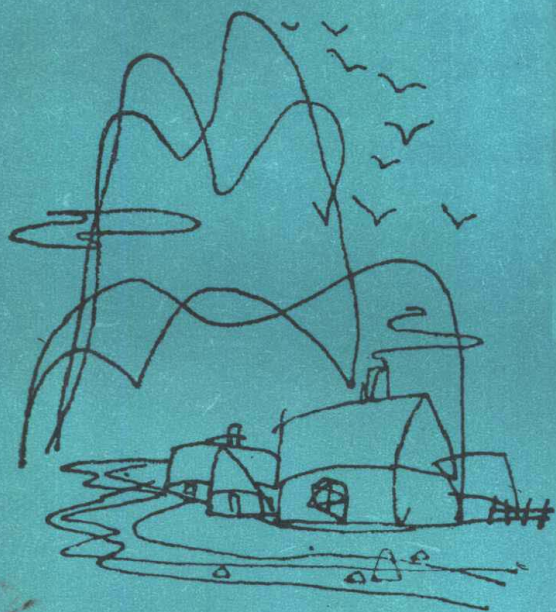
王小鹰

金泉女与水溪妹

MENGYACONGSHU

金泉女与水溪妹

王小鹰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邢庆祥

金泉女与水溪琼

王小鹰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625 插页2 字数154,000

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9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384 定价：0.53元

编辑例言

在六十年代，为了学习继承鲁迅办《萌芽》的精神，造成大群新战士，《萌芽》社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出版过《萌芽丛书》。为适应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代文学新军的崛起，决定从一九八二年起《萌芽》社除继续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《萌芽丛书》外，还将扩大和福建人民出版社、重庆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这套书。

第一，《萌芽丛书》以中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，介绍文学新作，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。新的丛书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，不完全以出版处女作为满足，也出版中青年作者的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，目的是使萌动的幼芽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。

第二，《萌芽丛书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积极解放思想，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。坚持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。

第三，《萌芽丛书》以出版中篇小说为主，兼及短篇小说集和散文、诗歌集，并且选编《萌芽》月刊上发表的比较优秀的作品，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分类成集。

我们热切地希望文学新人不断涌现，殷切地期待中青年作者深入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，向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进军，真正写出把握时代脉搏和展现社会主义绚丽画卷的作品。我们坚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，未来的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。

Gon 6/03

序

杜 宣

利用五一节的两天假期，我来到秀甲江南的富春江，去看了一九七九年发现的石窟——瑶琳。夜宿桐庐县县招待所。

终年在烦嚣的都市中生活，一旦来到这山青水秀的地方，游目骋怀，身心轻快。尤其是在探访了瑶琳之后，我完全被大自然形成的奇特瑰丽的景色所震慑，感到祖国山河真是千姿百态，魅力无边。

今日一早乘五时十五分火车离开上海，到杭州后换乘汽车到桐庐。草草吃了顿午饭，又乘汽车去瑶琳，长途劳顿，住下招待所时，本来打算休息的，由于多年积习，躺下来时，总要看点书刊，所以从行篋中取出小鹰交给我看的十五篇稿子。这是半个月前，小鹰送来给我的。她说，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将她写的短篇小说收集起来出一本集子。这是她第一个短篇小说结集，要我为这本集子写篇序文。当时，我十分愉快地应承了下来。只因远航归来，积事正多，没有及时看完，趁这次五一到富春江休假的机会，把它带来，好好地细读一番。

当我一打开她的稿子时，我的思想却不能平静。在我的

眼前立刻浮涌出一个梳着两条小辫子，穿着件连衫裙，手捧一盆西瓜的八、九岁小姑娘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小鹰时，给我留下的印象。

小鹰是诗人芦芒的长女。一九五七年我调到上海作家协会后，芦芒家我是常去的。因此也经常看到小鹰。有时看到她和妹妹在温习功课，有时是奶奶或妈妈要她给我送西瓜或瓜子、糖果的时候看到，我常和她拉扯几句，有问有答，落落大方。

有一个夏夜，我在芦芒家谈天，忽然电闪雷鸣，倾盆暴雨，久候不停。所以我们只有海阔天空地闲聊，以待雨歇。芦芒告诉我：有次他无意中听见小鹰和妹妹在谈天，听见小鹰很悲痛地对妹妹说：“这倒不如死的好！”当时芦芒十分诧异，想到这么小的孩子，怎么会发出这种悲观的论调？再仔细听下去，才知道她和妹妹在讨论《红楼梦》。她们在为林黛玉的悲剧发出同情的感慨。接着芦芒说：“我们总以为孩子还小，不懂得人世间的的事情；同时，我们也不想让孩子们懂事太早，尽量避免让她知道这一类事情。现在看来，这都不是我们能够阻止得了的。”

这以后，我因出去时间多，在上海时间少。有次从外归来见到小鹰时，忽然感到她已长成一个姑娘了。我问她长大了做什么。她向我摇头笑了一笑说：“还不知道。”

我和她半开玩笑地说：“那末，和爸爸一样，写诗，写文章？”

小鹰一听，不禁笑了出来说：“我才不干呢，我看爸爸写诗的时候，用毛巾把头包起来，那样地苦。”

“是苦的，也是甜的。”我说。

“不干，不干……”她带着一串笑声一溜烟地跑开了。

十年动乱中，我们的遭遇全和所有的老干部一样。从偶然机会中，知道小鹰到黄山茶林场落户了。以后我再度看到她时，她已是一位皮肤黝黑，身体结实的农村知识青年了。这漫长的十年中，我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开始是被剥夺看书的权利，后来自己也不愿看当时的书刊，甘心孤陋寡闻。所以看到小鹰时，我以为她是一般在农村中插队落户的青年。她的妈妈带笑地对我说：“不要小看小鹰啊，来找她的人多咧！”

当时我还摸不清头脑，只得“啊”了一声。

芦芒知道我不了解情况，接着说：“出版社的编辑来到我家，我本来以为是向我约稿的，就出来接待，一谈下去，才知道，他们对我没有兴趣，是找小鹰组稿的。”

这我才知道小鹰不仅在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，还已出版了儿童文学中篇《洪雁》。当时我想到“士隔三日，刮目相视。”十年是一代，新人自然茁壮成长起来了。

一九七九年芦芒猝然而逝，这不仅对小鹰全家是一次严重的打击，作为芦芒的战友，每念及此事时，总不免为之恍然者久之。但一想到，芦芒未竟的志愿，已有小鹰在继承时，又感到释然了。

初夏，富春江畔的夜晚，宁静而又清新。本来带来小鹰作品，以备旅途中夜读。但开卷之后，思绪万千，只得掩卷下楼到花园中去闲散一番。这时正是半轮明月高悬在如洗的碧空之上。位于富春江和分江交叉处的桐君山，峰顶绿荫丛中

的古刹，闪现出一星灯火。桐君山清丽的面影，却在夜色迷朦中，使人捉摸不定。心想应该走到富春江边去看看春江月色。但是挪动脚步的时候，感到两腿沉重。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只得又回到房间，明灯净几，睡意全消。乃一篇又一篇将小鹰的作品看完了。

这十五篇作品，写的大都是爱情，而且都是青春年少的姑娘们的爱情。她坦率、真挚地坦开了女儿们爱情的心扉，将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她们的爱慕、幸福、辛酸和痛苦，用抒情的笔调，象山泉一样地，从隐秘的泉眼里，舒畅而又曲折地、晶莹透彻而又浪花四溅地流泻出来，因此读的时候，有时感到凉飕飕地，有时又感到甜津津地。她通过爱情这根线，尽情地歌唱了祖国美丽山区的自然风貌，建设山区青年们的忘我的劳动，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；又对那些庸俗自私的欲念，进行了尖锐地鞭答。全书风格统一，是一首生活的赞歌。

由于作者是刚刚走进生活的青年，她带着单纯直朴的感情在人生的道路上，用她从小在家庭感染到的，学校老师教导过的和少先队、共青团生活中形成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来认识生活，分析生活。她的经历只是家庭、学校和山区农场，因此展现出的人物也只是奶奶、爸爸、妈妈、同学和农场的战友。这就是年轻的小鹰，她的整个生活，这也是这本书中反映出的生活面。

这是我看小鹰这十五篇作品后，立即涌现出的看法。我关了台灯，由于房间的大玻璃窗，没有窗帘，明月的清辉，将房间染成了银灰。我躺在床上，想到小鹰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，我应该说些什么呢？小鹰出生于革命家庭，是在党

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的一代。在她由少年到青年的时间，正遇上了十年动乱。由革命干部子女一下子变成了“狗崽子”。她就是戴着这种帽子下放到农场去的。这骤变，对小鹰来说，当然是极其巨大的打击，今天在她的作品中，没有看到由此而带来的消极因素。这说明了小鹰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深厚的爱。她爱她，因此她不愿意有任何伤害她的地方。作品中展现的生活面，是比较狭的，这是小鹰生活本身带来的局限。但小鹰正在成长过程中，只要今后，有意识地去接触生活，深入生活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作品中的生活就会丰富起来；只要她持之以恒写下去，技巧也就会熟练起来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虽然进入了老境，但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了起来，我感到莫大慰藉。芦芒有知，应含笑于九泉了。

想到这里，月色已经西斜，室内渐渐暗了下去，黎明前清新的空气，从窗子的缝隙中透了进来。这就算是序言吧！

一九八二年五一节于富春江畔

内 容 提 要

《金泉女与水溪妹》是作者第一本短篇小说集，收入她近年来发表的十五篇作品。

青年女作者王小鹰是从云环雾绕的黄山茶林场开始走进文坛的，后来又上了大学。作品写的都是她同时代人的生活经历，大都是反映她们的爱情生活的，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示了青年人丰富的内心世界，题材集中但不单调。

作品格调高雅，风格清新，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。



目 录

序 杜 宣

翠绿的信笺	1
金泉女与水溪妹	19
相思峰	30
淡淡的木樨香	43
雾重重	56
别	74
人间知己	85
她不是灰姑娘	94
春在溪头荠菜花	103
感谢爱神丘比特	117

这里有口幽幽的潭……	138
闪亮,闪亮,小星星	162
第三位男客	179
香锦	199
宁儿	217

翠 绿 的 信 笺

茶山上的小路只有二尺宽，宽肩膀的小伙子一人走着都嫌窄。那班男子汉们一到收工时间，就喜欢撒腿往山下冲，都想赶着跳进竹林边的清潭中来几回“鲤鱼跃龙门”，然后上食堂美美地吃上一顿饱饭。可姑娘们却总是留恋羡慕晚霞中斑斓的山景，喜欢和山雀一起唱几首歌，或者采集一束野花，供在床头的茶缸里。因此，一听见身后传来噔噔噔的脚步声，我们就赶紧把身体贴在路旁茶丛里，给勇敢的小伙子们让路。在姑娘们面前过，这些楞头青跑得越发快了，仿佛脚下不是陡滑的山间小路。嚓嚓嚓，他们象一只只野鹿从我们眼前掠过，我们都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，抬头看五彩缤纷的天空，或者低头揉衣角，其实都在偷偷地瞄自己心中喜欢的那个。

我发现星明今天落在最后一个了，他没有奔跑，只是大步走着，他腿长步子大，还跟得上伙伴们。见他走近了，我的脸颊有点儿发烧，故意扭过头去抚弄一朵从茶棵中探出头来的野蔷薇。星明从我身边擦过，和我靠得很近，我闻到他

身上热烘烘的汗味，心口突突地跳。忽然，他扭回头，在我耳边轻轻说：“小静，晚上到盼郎石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我吃了一惊，抬起头，他已经走远了。真害怕别人也听见，还好，离得最近的南萍也隔了三四株茶树，除非她是顺风耳。随即，我又怀疑是不是听错了？可是那声音现在还撞击着我的耳膜呢。

我轻轻地摘下那朵野蔷薇，把毛绒绒的花瓣含在嘴中嚼着，把欢乐一丝丝一缕缕嚼进了心房。南萍拨着我的小辫说：“小静，你今天变美了，嘴唇那么红，眼睛亮晶晶，眉梢都在动呀！”我甜滋滋地笑了，心想：“兴许心里盛的幸福太满了，溢露在脸上了吧！”

二

在学校里的时候，接触过许多小伙子，我甚至和当中某几个非常要好，可是从来没一个钻进我的心里。难道真是爱神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我？否则我为啥总也弄不清星明是什么时候跑到我心坎里来的呢？

也许，就在农场迎新联欢会上，第一次见面，他以朗诵雪莱诗句的勇气和激情打动了我？象是从心里吐出来一般，他念着：“……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，让它象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……”多么隽永的诗句呀，何况……他那深沉的藏着两团火的目光好象一直盯着我……

也许，是在那回争吵中？就为了一朵小小的茶花。谁见到碧海似的茶林中开遍千万朵白玉似的茶花时能不欣喜若狂呢？南萍说它们高贵雅丽，我却更爱它们的清淡朴素，忍不

住摘了露珠晶莹的一朵。他却那么固执地要我们认错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哪！我仗着姑娘们的撑腰，反唇相讥：“植保员同志，你能数清漫山茶花有多少朵么？一阵山风山雨，还落下大片大片呢……”

“你知道一朵茶花结一颗茶籽吗？你知道一颗茶籽育一株茶苗吗？你知道一株茶苗又开多少茶花结多少茶籽吗？”世上竟有这样刻板的人，我简直怀疑他是否有精神病。

晚上回宿舍，发现窗台上放着一束五彩缤纷的野花，花中嵌着张纸条：“我也爱花，它象征着青春的美丽。这一束送给你们，只是，请别再碰茶林的灵魂——茶花。”哦，多有趣的人。我把脸凑近花束，一股淡淡的清香钻进鼻翼，搔得人心痒痒的……

仔细寻思呀，却又象在那个时而飘洒着鸟羽似的雪花的清晨，世界象是白玉妆成的。我和南萍到溪边洗衣，看见他独自坐在雪坡上。悄悄地走到他背后，我惊异地发现，他竟然还是个满不错的画家。兴致也真高，雪天雪地里画雪景，人也成雪人了。多么奇突大胆的构图，清旷的意境，灵活的笔锋，很有宋代郭熙《关山春雪图》的气派……疯了，怎么往山脊上点染石青色？“冬天的山上哪有这般嫩绿色的呢？”我忍不住地说。

他才发现身后有两个姑娘，脸红了，而且成了“结巴”：“这，这这是茶林，所以染上些石青……”

“喂，你朝山上看看，茶树还没有抽新芽呢，哪来嫩绿色？你有色盲症吧？”我们花了好大劲才憋住笑。

“以后，我们会培育出下雪天也抽芽的茶树的。”他眼睛

晶亮晶亮的，波光闪闪地望着起伏的山峰。

“咯咯咯……嘻嘻嘻……”我们笑得弯腰捧腹，多荒唐的念头呀。他却认认真真的解释说，中国山水画历来是抒写性灵，讲究神韵的，他是在画他的理想。

南萍咬着我的耳朵说：“这人有点傻。”可我觉得，他傻得……可爱。

有一次，在那被洪水割断归路的茶山上，我和南萍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仿佛都被雨浸透了，肚里只填了几颗从泥水中捡起的软扑扑的野梅子，又冷又饿地蜷缩在半山腰的古柏树下，望着越来越暗的山谷，一筹莫展。忽然雨雾中闪出一个人影，就象大劫大难中来了救世的观音！正是他，湿布衫贴着胸膛，胸膛象小山一样起伏。一声也不说他是怎样钻林绕沟地寻我们的，只是招呼我们跟他从山顶密林绕道回家。没有一个姑娘曾经进过这密林，因为传说林子里闹山鬼。繁密的树叶织成了天然的大伞，雨点打在上面象鼓点一样；脚下滑吱吱的，老觉得是踩在蛇背上。他折了根枯枝塞给南萍，让她撑着走，然后竟伸手扶着我……我觉得身子象风中的叶片索索直抖，真希望这林子永远走不到头，好让他有力的手臂一直扶着我……

山风不知不觉地吹开了漫坡野花，山雨不知不觉地染绿了满山的林木，爱情呀，不知不觉地在我心中萌发……

三

怎么这么巧，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，牛郎织女相逢的日

子。我揣着幸福吉祥的预感，来到盼郎石赴约。盼郎石静静地伫立在两岸崖壁陡峭的清溪边，形状很象一位低头的纤腰少女，它和许多地方的“望夫石”一样，有着一位善良美丽的少女忠贞于爱情的动人传说，小伙子都欢喜叫姑娘到这里约会。

我忐忑不安地躲进斑斓的竹影中，怕让人看见；人家见了，准会引起许多流言蜚语的。星明还没来，人家现在是副队长了，大忙人呗，坐在阴凉的青石上等吧。弯弯一牙月儿象叶小舟在几朵清丽的云团中沉浮，星星密匝匝地缀满天空，夜雾在溪谷中悠悠地飘游，象调皮的娃娃戏弄着我的头发、脸颊和衣襟。脚下的溪水轻轻地哼着山林中古老的曲子，舒缓惬意地流淌着，那柔滑的波纹抖碎了浸在溪水中的月亮和星星，水面象一匹嵌着金丝银丝的绸缎，也许就是织女织的。她织得太多了，从天宫一直垂到了人间。要是裁下一幅来做条裙子，那该多漂亮！织女一定是穿着这样的衣裙去和牛郎相会的，而我，却是一身褪色的蓝布衫，星明会喜欢吗？真笨，他要不喜欢，干啥约我上这儿来？他会用什么方法表示爱情？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小静，我爱你！”还是一声不吭，就用双手把我……？我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是不是要象电影里常见的那样害羞地跑开，让他来追呢？不，我不喜欢那样矫揉做作，和大山一起生活的姑娘，爱情就象野花一般美丽热烈，象清溪一般明净纯洁，象阳光一般慷慨无私，为什么要回避、羞怯呢？我呀，就大声地回答他：“星明，我也爱你！”心房被激情冲击着，我抑制不住自己，对着明月、清溪、山崖说：“我爱你……”

“小静，是你吗？自言自语在说些啥呀？”

是星明的声音！这个鬼，什么时候来到的？怎么一点儿